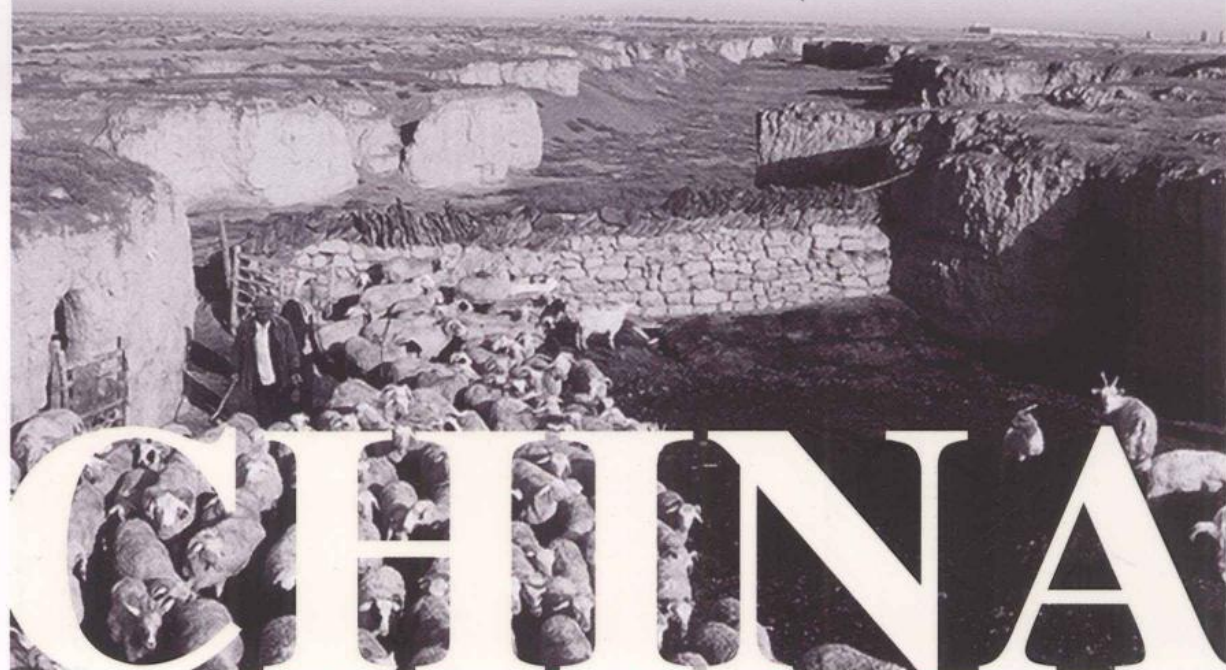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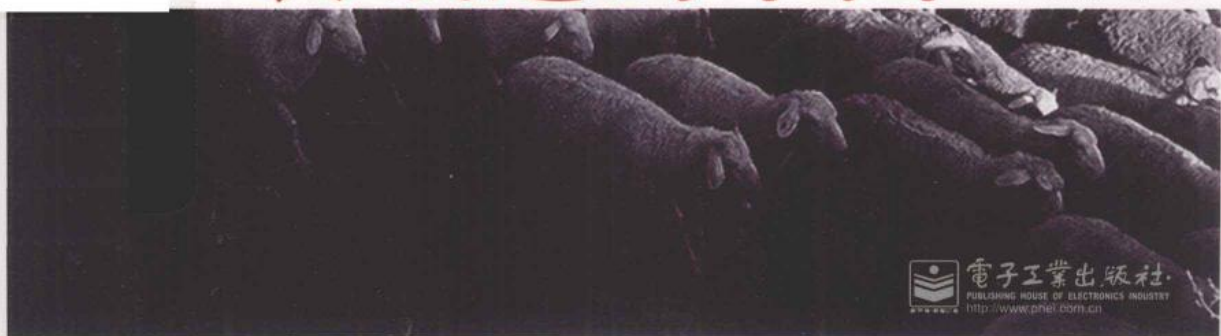
影像中国系列



CHINA

长城边的中国

唐小明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影像中国系列

长城边的中国

唐小明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城边的中国/唐小明著.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
(影像中国系列)

ISBN 978-7-121-14517-9

I. ①长… II. ①唐… III. ①社会生活—概况—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9103号

长城边的中国

作 者: 唐小明

策划编辑: 李 影 liying@phei.com.cn

责任编辑: 李 影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 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 字数: 16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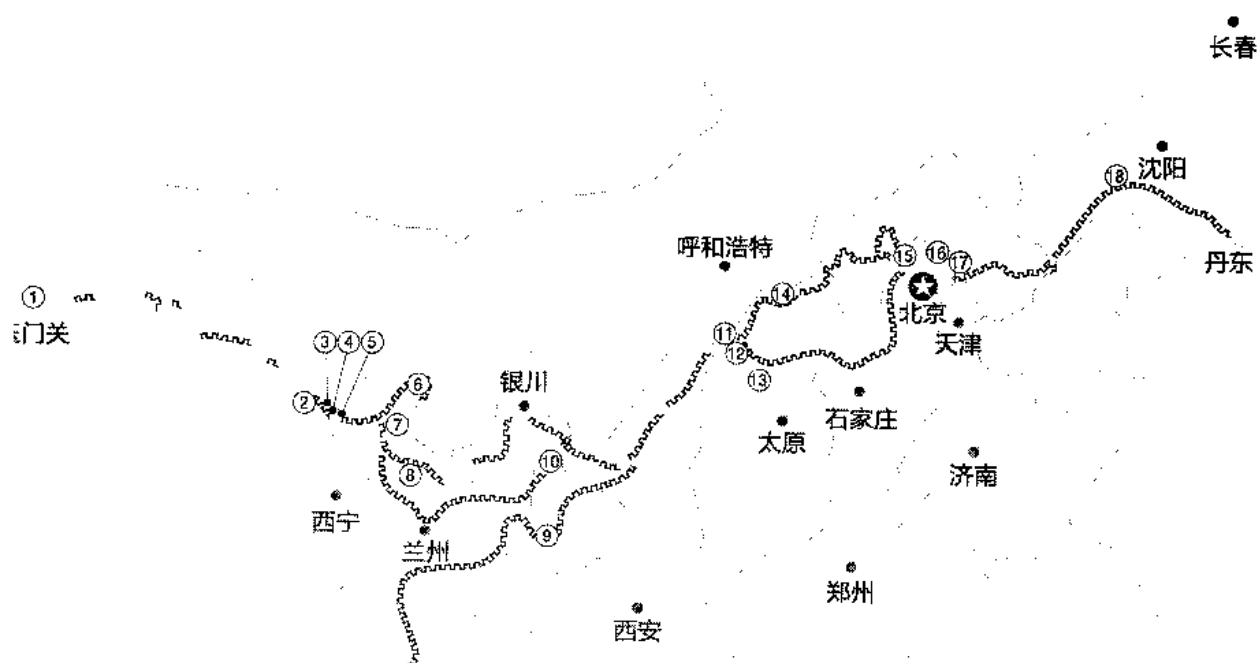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① 甘肃玉门关

《河仓城和它的守护人》

② 甘肃山丹草原

《山丹牧羊人》

③ 甘肃山丹县峡口村

《峡口堡的故事》

④ 甘肃山丹县长城口

《河西旷野里的堂吉诃德》

⑤ 甘肃山丹县老军乡

《老贴的故事》

⑥ 甘肃古浪县大靖乡

《农民学子曹学东们》

⑦ 甘肃天祝县安门村

《乌鞘岭人家》

⑧ 甘肃民勤县附余村

《人定胜天的童话》

⑨ 宁夏西海固地区

《天高云淡固原行》

⑩ 宁夏盐池县城

《窑民李玉德》

⑪ 山西偏关县老牛湾村

《黄河、古堡、老牛湾》

- | | |
|-------------|---------------|
| ⑫ 山西偏关县城 | 《偏关的困惑》 |
| ⑬ 山西山阴县广武城堡 | 《大墙内外的田园牧歌》 |
| ⑭ 山西右玉——河曲 | 《哭泣的西口》 |
| ⑮ 河北滦平县二道梁村 | 《长城敌楼和它的主人》 |
| ⑯ 北京怀柔区西栅子村 | 《长城驿站“赵氏山居”》 |
| ⑰ 北京密云县新城子乡 | 《司马台人家》 |
| ⑱ 辽宁北镇市 | 《“冀北严疆”的现代光影》 |

序

在筹划编写这本图文集子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朋友问过我，为何要取名为“长城边的中国”，而不是“长城边的中国人”，或“长城边的家园”，“中国长城与农业社会”，“长城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实，我也并没有刻意要起一个什么出格哗众的题目，以取悦读者。我既不是社会学者，也不是历史学者，更没有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不想写一个与自己身份和能力不相符合的题材。准确地说，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满腹猎奇心态的普通“驴友”。行走长城八年，车马劳顿、风餐露宿，一直以同一种心情、从东到西在一个地理地貌基本相似的地域范围中游历。所到之处，大漠黄沙、枯草砾石、峭壁危崖、黄土漫天，基本上均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生活在这条纬线上的人们，却没有我们臆想的那样愚昧、消极、无所作为。他们与华夏土地上的其他民众一样，历代繁衍，祖辈相传，根深叶茂，香火不息。他们生性乐观，温厚大度，含辛茹苦，默默耕耘，我把他们视做这片土地的化身，是“坚韧”的代名词，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2001年的秋天开始，我多次沿着长城沿线行走，倒不是什么“忧国忧民”的意识驱使，只是怀着对古长城建筑历史和建筑艺术的好奇与敬仰的心绪，作漫无目的的游走。后来，走的地方多了，与长城边老百姓的接触也日渐增多，我慢慢离开自己的帐篷，走进了老乡的院子，坐上了他们的炕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聊起了相互都感兴趣的话题。我开始从单纯的对长城建筑与历史的敬畏，延伸到对长城两边百姓的敬畏，对古老民族的敬畏。

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国土著”与长城边的北方百姓拉近了心灵的距离。

从辽宁丹东的明长城起点到山海关，再到居庸关，一直向西延伸到西北的嘉峪关、玉门关、阳关，我反复行走在长城两边的山山水水和田园乡村间。我曾走过富庶的关东平原，也曾走过燕山山谷里的沟沟坎坎；走过贫瘠的陕、甘、宁、晋的黄土高原，也多次在河西走廊广袤的戈壁大漠流连忘返。八年间，在那无数的日日夜夜，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楚，这万里旅途下来，我曾路过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村庄，见过了多少不同形象的农民，睡过了多少次老乡的火炕，吃过了多少家不同口味儿的饭菜，受过了多少老乡无私的帮助。生活在长城两边勤劳简朴的农民给予我的温暖和关爱，如同我的兄弟姐妹，如同我的爹娘。我对于他们，除了敬仰，别无他念。从某种社会视觉角度观察衡量，他们用自己微

弱的气息，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于是，我便产生了一种要把他们摹写出来、留存下来的心理冲动。

《长城边的中国》描述的那些人和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接二连三的睹物思人，自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种情感其实不仅是同情，还是一种敬畏与祈望。长城边的地域尽管至今依旧是十分的荒芜与贫穷，但也并不尽是满目疮痍；长城边的人们尽管贫穷拮据，却也并没有丧失对幸福生活的期待；长城边的社会尽管闭塞落伍，但终究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驱动。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他们的处境和状态会有所改变，我也相信一定会有所改变。但是，历史是不会改变的，历史不会因现实的变迁而呈现虚幻、苍白或失真。这些曾经存在过并且很可能还会发生的事情曾是那样深深地震撼过我们的心灵，拷问过我们的良知，我将终身难忘。我们只有深刻地了解和解读这个民族、这段地域的历史，才能更有力地变革与把握现实，我想，这是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我希望，我所讲述的这些小故事，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与认同，以及对长城边的社会与人的关注与关爱。

仅此而已。

作者

2011年6月



目 录

山丹牧羊人 / 001

直到我反复解释我并非记者，更不存在任何要搅扰的意图，我只是对牧羊人这个群体很有兴趣，希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领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这才对我放松了警觉，让我随意尾随他们行进。

河仓城和它的守护人 / 015

老杨提起一个小水桶，引领着我走到几百米以外一小片沼泽边的一眼涌泉，他用芦苇穗轻轻拨开浮在水面的子予，用一只小碗小心翼翼地舀出清水，再倒入小水桶里，他告诉我盛满一桶就可以拎回家，烧开以后作为饮用水。

峡口堡的故事 / 027

我从山梁上的长城下来，在峡口古道东侧进入村子，静谧的黄土街道上难得遇见一个人。一直走到西侧城门，才看见一个在院墙下晒太阳的老太太，模样十分和蔼、安详，脸色红润，还冲着我这个陌生的外人露出笑容。

农民学子曹学东们 / 041

蔡妈妈领着我在离家三里多地的金强河边一串昏暗潮湿的蘑菇棚下找到了蔡玲。原来，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她与村里的几个孩子来到一家四川人开的蘑菇大棚做童工，每天干九个小时，报酬是九元钱。

老贴的故事 / 057

在我的恳求下，老贴夫妇放下泥耙，回到屋里郑重其事地换了一件像样的衣服，站在院子里的向日葵下，听从着我的摆布。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在收成之后，把他们的心满意足定格在历史的某一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

乌鞘岭人家 / 069

眼看着媳妇的病情越来越重，手术日期临近，一万五千元的手续费还没有着落，小两口心急如焚。父亲杨子海也一筹莫展，甚至愁出病来，终日蒙头睡觉，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小杨抱怨说：“可在被窝里也不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啊。”

人定胜天的童话 / 081

老杨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茴香地的那头，沙漠正在逐步逼近，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湮没他们的土地。

窑民李玉德 / 095

25岁那年，风餐露宿的父子俩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于是铁下心肠，在县城北边的长城城墙上耗费了半个月，硬是在坚固的城墙下掏出两口窑洞住了进去。

天高云淡固原行 / 109

这一年全国278个地级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固原以2068元排在了最末一位，换句话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而同期全国人均值为1489美元。位于改革开放前沿、与固原同为地级市的广东东莞市人均值超过6200美元。固原的数字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和东莞市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对比。

黄河、古堡、老牛湾 / 123

地处偏僻的老牛湾终于也被无孔不入的开发商盯上了，开发商的“宏伟计划”是要将古朴的老牛湾打造成旅游胜地。开发商的设计是：游客可以坐在长城边，看着黄河的波涛，住在五星级宾馆，品正宗的爱尔兰咖啡，抽纯正的哈瓦那雪茄，如果你还想桑拿按摩，那肯定也可以。

偏关的困惑 / 135

老人们照例每天坐在路两旁巷口的灯柱下，漫不经心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偶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能引起他们咧开嘴角开怀大笑。在这个尘土的世界里，充满了安逸、祥和、心安理得的晋北风貌。

哭泣的西口 / 147

它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县城边的西口古渡旧址放上三百六十五盏用麻纸做成的河灯。人们乘着小船到河道的中央，庄重地把河灯逐盏放下。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因走西口而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

河西旷野里的堂吉诃德 / 157

在甘肃河西走廊山丹长城落户的摄影人陈淮，是长城边的一个另类，我并没有把他归并到长城边的农民行列。他对河西走廊长城以及长城边农村社会深入细致的刻画与描述，在香港、台湾集结成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自己的“颠沛流离”产生了实用价值。

大墙内外的田园牧歌 / 169

诺大一个移民新村只有一对外村的老人在看护着这些房子。由于毫无人烟，移民新村成了盗贼游荡的理想场所，电线杆上的电线被人剪断偷走了，只剩下一排光秃秃的电线杆孤零零地伫立着。

长城驿站“赵氏山居” / 181

他和老伴合计着用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资金，增盖了一个有着七八间房的大院，连同原来的院子，旅游接待能力最高时竟达到七十人。现在，每逢周末，各处打来订房、订餐的电话响个不停，有些甚至远在河北、山东、山西，一些熟人还指定要自己曾住过的，或者能烧上火炕的房间。

长城敌楼和它的主人 / 193

周万萍曾经这样深情地形容自己与长城的亲密关系：“我的家与金山岭长城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躺在床上就能望得见边墙。每天早晨，阳光甚至会把一段垛口的剪影送到我家门前五十米的地方。”

司马台人家 /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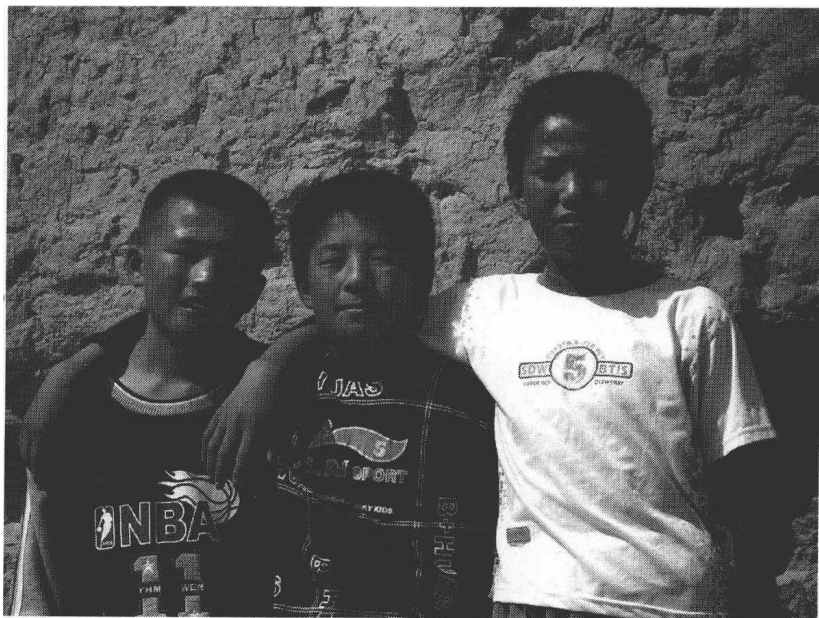
望着漫山遍野硕果累累的果园，我赞叹不已。老王却

对我说，今年是小年，才结了大约六万只苹果，约三万斤左右，而在去年的大年，他整整收了八万只苹果！

“冀北严疆”的现代光影 / 213

他这一辈开始，本民族的特色已经渐渐消逝，满族人原来还有自己的文字，现在别说文字，连会说满语的人都不多见了，除了个别老人还能哼上几句，后一辈的满族人根本不知满语为何物。

千嶂里，长烟落日 / 223



山丹牧羊人

山丹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平均海拔2500米，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山丹县是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后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立的。位于山丹县城东南40公里的焉支山自古闻名。秦汉时期，焉支山是古老游牧民族大月氏、匈奴等的重要游牧地和避暑地，汉初成为匈奴的领地和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汉武帝元狩年间，朝中名将霍去病为反击匈奴长期以来对中原地域的侵扰，率兵出征打败匈奴，平定河西，遂修筑长城，山丹成了汉朝地盘，并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西汉以后，河西走廊各民族战事不断，是名副其实的西部古战场。时至今日，山丹境内汉、明长城遗址依旧共存，由于干旱

少雨，人烟稀少，保存大致完好，有“旷野中的长城博物馆”之称。这些汉、明长城虽然没有北京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雄伟壮观，但它犹如一条苍龙蜿蜒起伏在山壑与戈壁之上，曾在历史上起着保护丝绸之路、通商通邮和护卫垦荒屯田的作用。

——自题

牧羊人，是我在山丹境内广袤的荒原上见得最多的一个游离群体。自从进入横亘千里的河西走廊，牧羊人的身影便屡屡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在中国西北部这块独特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中，牧羊人延续了几千年而从未消失过。我已经无法细究王森老汉夫妇是我所见到和熟悉的第几个牧羊人，一开始，他们并不欢迎我对他们的探访，生怕我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状态，也担心我把事情报道出去后，地方政府会找他们的麻烦。直到我反复解释我并非记者，更不存在搅扰的意图，只是对牧羊人这个群体很有兴趣，希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领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才对我放松了警觉。我在他们的“领地”待了好几天，如影随形地与他们“三同”，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我眼中逐渐清晰起来……

——自题



自从进入横亘千里的河西走廊，牧羊人的身影便屡屡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

山丹草原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之间。说是草原，其实真正郁葱的只有靠近祁连山麓一带水分充足的地域，而其大部分土地，仍旧与河西贫瘠的土壤一样，满是砾石、黄沙与黄土。这里曾是匈奴和西部多个少数民族的地盘。汉武帝时期，山丹归属中原，匈奴败走漠北。“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的哀婉悲歌一直在河西一带流传。从西汉起，中原王朝政权的长城开始从黄河以东越过乌鞘岭，沿河西走廊一直修筑到新疆的罗布泊，用以保护这块来之不易的土地。